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丁山征西 第一回 李道宗設計害仁貴 傳假旨星夜召回京

前言說到薛仁貴大小團圓，今不細述。且說程咬金進京復旨，君臣相會，朝見已畢，退出朝門，回到府中。裴氏夫人接著說：「老相公辛苦了。」程咬金道：「如今這個生意做著了，果然好欵差！落了有三萬餘金，再有個把做做便好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有利不可再往。如今你年紀高大，將就些罷了。」吩咐備酒接風。程鐵牛過來，拜見父親。孫兒程千忠也來拜見祖父，他年紀止得十三歲。今日夫妻兒孫吃酒，是不必說。次日自有各公爺來相望，就是秦懷玉、羅通、段林等。徐茂公往河南賑濟去了，尉遲恭在真定府鑄銅佛，也不在。惟有魏丞相在朝，他是文官，不大來往，惟以程咬金是長輩，也來相見。坐滿一殿，上前見禮，程咬金一一答禮。程鐵牛出來相見，把平遼王之事說知。眾公爺辭別起身，各歸府中。又有周青等八個總兵官，一同到來問安。問起薛大哥消息，程咬金道：「他有兩個老婆，又有女兒，興頭不過，不必掛念。」周青對姜興霸、李慶紅、薛賢徒、王心鶴、王心溪、周文、周武說：「如今在長安伴駕，不大十分有興。薛大哥在山西鎮守，要老柱國到駕前奏知，保我等往山西一同把守，豈不是弟兄時常相會，操演武藝，好不快活，勝似在京拘束。」程咬金道：「都在老夫身上。」周青等叩謝而出。

次日五更上朝，天子駕坐金鑾，文武朝見已畢，傳旨：「有事啟奏，無事退班。」程咬金上殿俯伏，天子一見龍顏大悅，說：「程王兄有何奏聞？」

程咬金奏道：「老臣並無別奏，單奏周青等總兵，願與薛仁貴同守山西全省，還要封贈樊氏夫人、王茂生等。」傳旨：「依王兄所奏，捲簾退班。」龍袖一轉，駕退回宮。文武散班，程咬金退出朝門。周青等聞知，不勝之喜，到衙門收拾領憑。八個總兵官辭行起程，文武送行，離了長安，徑到絳州，至王府與薛大哥相會。王茂生實授轄門都總管，柳氏原是護國夫人，樊氏封定國夫人。王府備酒，弟兄暢飲，自有一番言語，不必細表。

次日薛仁貴傳令，八位總兵官各處鎮守，以下副總、參將、都司等官，都是總兵掌管。果然仁貴到任以來，四方盜賊平息，境內太平，年歲豐稔，安樂做官，不必細述。

再說長安城中，有皇叔李道宗成清王在朝，曉得薛仁貴在山西鎮守，朝廷時常賜東西，袍帶、盔甲、名馬等項，自不必細說。這日回到銀鑾殿中，想起那薛仁貴，朝廷如此隆重，執掌兵權，鎮守山西，手下又有八個總兵。我只生一女，名喚鸞鳳，年方十七，是元配所生，才貌雙全。意欲招他為婿，使他退了前妻，難道他不從？但是張美人與他有仇，因他將張士貴子婿五人斬首，每每對我哭哭啼啼，要報冤仇。想那薛仁貴沒過失算計他，不如且回宮中，將此事勸他。算計已定，退回宮中。來到安樂宮，張妃朝見，宮娥備辦筵席，李道宗朝南坐著，下首張美人相伴，采女敬酒。酒過數巡之後，已到二更，退回內宮，與張妃安寢。成清王與朝廷只差一等，也有內監、宮娥采女，東西兩宮，殿前有指揮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尊，此話不表。

次日王爺起身梳洗，用過了早膳。張妃流淚說：「父兄慘死，請千歲與賤妾復仇，殺得薛仁貴，方泄胸中之恨。」成清王道：「孤家豈不知之，但仁貴朝廷十分隆重，朝廷大小爵王俱是他心腹。左丞相魏徵、魯國公程咬金在朝，聖上最聽信。他無過失，難以尋他短處。倘然有反叛之心，孤家就好在聖上面前上本。如今一些響動無有，難以動手。今孤家倒有心事，我家郡主鸞鳳未招佳婿，意欲招仁貴為婿，使他休了前妻。若然允了便罷，若然不允，說他欺騙親王，強逼郡主，私進長安。此節事就好擺佈他了。」張妃聽得呆了，心想：「這豈不讓他因禍而得福了？只得含糊答應，待我與張仁商議，他足智多謀，又是我贈嫁，他屢屢要報老爺之仇，忿忿不平。」於是勉強對王爺道：「千歲之言不差，也要從長計較。」王爺說：「美人之言不差。」

傳旨令帶了兵丁出長安打獵去了。

張妃忙宣張仁。那張仁黑漆漆一張糙臉，短頸束腮，犬眼鷹鼻，額下六撮鬚鬚，其人刁惡多端，奸巧不過。隨了張妃來到王府，成清王看他能事，凡事與他商議，言聽計從。聽得娘娘傳宣，他頭戴圓頂大帽，身穿紫絹擺開直身袍，粉底烏靴，來到宮中，口稱：「娘娘，奴才叩見，不知呼喚奴才有何事幹？」張妃道：「張仁，你悉知老爺、公子、姑爺都被薛賊陷害，奪了功勞。昏君聽信，不念有功之臣，竟將我家滿門屈殺，倒封薛賊做了王位，十分隆重。我想起來，此仇何日得報？今日千歲要把郡主招他為婿，如今想起來，此事怎樣處？故此特地喚你到來，與我定下一計，須要擺佈他才好。」

張仁低頭一想，說：「有了。郡主又不是娘娘所生，須要……」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張妃聽了大喜，命張仁出去，候大王回來聽宣伺候。

再說王爺回歸府中，張妃接著王爺，又說此事，說：「千歲須要與張仁商議，他極有高見。」王爺聽了，忙喚張仁。張仁聽喚，來到宮中，叩頭已畢，立起身來，說：「大王呼喚奴才，有何吩咐？」王爺道：「孤家有一事與你商議，但不知你主見如何？」張仁道：「千歲有什麼事，說與奴才知道。」

王爺道：「孤家想將郡主招薛仁貴為婿，事在萬難」如此如此……張仁道：「這不難，千歲要招仁貴，他已有二位夫人，定然不順。莫若假傳一道旨意，騙他進長安。待奴才邀到王府，他順從便罷，若不順從，王爺將酒灌醉，五更上本，說他私進長安，闖入王府，有謀反之心，今已擒拿，候萬歲發落。憑他認了什麼罪，難道萬歲叔父倒弄不到仁貴不成？此計如何？」王爺聽了大喜道：「張仁此計倒也絕了，公私兩盡。若不成，王府宮中之事，外邊也不曉得。倘不允，也報了張美人殺父之仇，擺宴飲酒。」張妃在旁極口稱揚。

這老頭兒就該死，難道將女兒做成這勾當？當晚就在張妃宮中歇息，來朝與張仁做成旨意，差官往山西，此話不表。